

廉署档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刘平著

小说界
文库

廉署档案

刘 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廉署档案/刘平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5321-2380-4

I. 廉…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522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袁银昌

廉署档案

刘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ISBN 7-5321-2380-4/I·1899 定价:2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保平

副主编 郑宗培

编委

孙 颢	江曾培	邢庆祥
何承伟	陈保平	陈先法
郑宗培	修晓林	魏心宏

(按姓氏笔划排列)

前言

前 言

许多读者问我，你写的《廉署档案》是否真有其事？

有的我回答：不知道。

有的我回答：这是一本小说。

关于一部小说的真实性，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我写这篇前言的主要原因。

据说在改编电视剧时，首先遇到的就是香港廉政公署没有这样一份档案问题，有关人士说，“廉署档案”是不存在的，是这本书改编成电视剧的无法回避的硬伤。有的甚至断言，如果坚持用“廉署档案”，这部电视剧将被枪毙。电视剧不像小说，小说被枪毙，无非是作者几个月的精力白费，但电视剧几百万的投资，谁也不敢冒险倒在血泊中。所以，高价购买电视版权的制作单位只好忍痛自己先把“廉署档案”枪毙了，最后将剧名改为《致命游戏》。剧中已经没有了香港廉政公署档案，档案存在于一盘游戏光碟内，同时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思想情感也因此产生了变化。

看了电视剧《致命游戏》再读《廉署档案》，不知读者比较后，会产生什么想法。但作为小说作者，我感到非常遗憾。电

视剧《致命游戏》已远离我创作《廉署档案》的创意，不但使小说的思想性淡化，而且也淡化了故事的真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致命游戏》已经不是原作《廉署档案》了，只用了原作中的一些情节。

可惜了我的这个好创意。

当然，我没有丝毫责怪制作单位的意思，他们有他们的难处，白花花的银子总不能让他们往水里丢，所以我才没有收回版权并同意了他们的改编。

作品对于作者，就像亲生儿子一样，被改得面目全非，心痛总是难免的。

记得当时十数家影视单位来购买此书电视拍摄权时，我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请他们谈谈对该书的理解以及准备怎样改编。最后购得拍摄权的制作单位两次带着导演刘晓波来湖州与我商谈，应该说，刘晓波先生虽不是科班出身，但确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导演，他对《廉署档案》的理解以及改编意向最接近我的创意。我对他们的改编充满着极大的希望。这也是我最后同意他们改为《致命游戏》的原因，他们为了改编，请了多个最好的编剧，反复研讨。不是他们不愿意按原作改编，而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人不同意；不是他们无能，而是他们无力。

电视剧《廉署档案》是在开机的当天被枪毙的，剧组已运作了近一个月，演员也到齐，开机典礼之后，将进入紧张的拍摄。当时请来的宾客、记者、演员、剧组人员已坐在礼堂，等待出品人和导演上主席台宣布。谁也没想到，在另一间会议室，一个让人昏倒的决定产生了：解散剧组，重新修改剧本。

几十万的前期投资丢进了水里。

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得到。

没人上主席台，只草草宣布开机延期，没讲原因，但开机宴会照样进行。

我看见投资人和导演刘晓波眼中噙泪，都是大老爷们，泪是不能流出来的，只能往肚里流。他们怕我不开心，喝多了酒，还专门派人看管着我。但我并不是那么脆弱的人，我滴酒未沾。

当时，我感到一切都不真实，仿佛处身在某部小说的情节或者某个电视剧的情节之中。

这一闷棍把我打晕了，也把导演刘晓波打晕了。

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些把历史改得面目全非的戏说剧能一部又一部搬上荧屏，为什么那些把封建帝王描绘得体察民情深谙人性的电视剧能一再风行，我的具有时代真实感的《廉署档案》却会胎死腹中？

有人告诉我，正因为你的《廉署档案》时代真实感太强，所以犯了忌。

晚上，刘晓波说这个剧还得拍并且他将自己动手改编，我对他说，你怎么改我都没意见，能把已被人闷死的孩子救活，哪怕是个残疾，我也认命。

毕竟，我们是共同经历了这次惨痛，毕竟，我们的友谊还在。

电视剧《致命游戏》虽然标明是根据《廉署档案》改编，但已经面目全非。如果说《廉署档案》是个人，那么，到了电视剧《致命游戏》，这个人已经变成了残疾。

话已经扯远，也该回头谈关于《廉署档案》的真实性问题了。

“廉署档案”是真还是假？

首先,《廉署档案》是本小说,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新闻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完全假的,或者说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小说就可能因之而失去其魅力。所以,小说也需要真实性。

我认为小说需要两个真实性:

其一,大的历史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真实性。小说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言行举止,都必须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相符合。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也必须是这个时代这种社会环境已经发生过或者可能发生的。否则,不管构建出多么精彩的故事,也只不过像空中楼阁,让人感到遥远和不真实。

《廉署档案》是本虚构的小说,香港廉政公署档案也是一个虚构的用来贯穿全书的情节。当读者朋友问起是否真实,有没有这样一份香港廉政公署档案时,实际上在问话的背后,已经肯定了小说故事符合时代背景的真实性。本书所设定的年代,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两种经济模式并存,腐败和经济犯罪已不鲜见,把各种非法收入转移到国外的事情也常有发生,境外的反贪机构掌握一些情况,是绝对可能的。至于有没有形成书中所说的这样一份档案,我认为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是完全有可能的。

书中用了三个案例,三种经济犯罪的手段,虽然张冠李戴并作了加工,但基本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中真正发生过的犯罪手段。

另外,主人翁省检察长郑路镓这样一个人物,也是来自于生活。我在生活中没见到过完人和圣人,我相信读者们也没有见到过完人和圣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具有人性的弱点,包括我的主人翁郑路镓,但这并不影响他最终在大

是大非上的人格魅力。我的许多从事执法工作或者有一定职务的朋友都对我说，你写的郑路镓最真实，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物。

所以，《廉署档案》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从故事本身和故事中的人物看，具有时代背景的真实性。

其二，书中自身营造的环境的真实性。小说是虚构的，小说中的社会是虚拟的社会，这个虚拟的社会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小说中的故事必须与这个虚拟的社会相吻合，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必须符合这个虚拟社会的逻辑。这样，当读者走进了这个虚拟社会后，才会在一种真实感中享受到阅读的愉悦。

关于这种真实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侠小说。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是虚构的，武侠世界是个虚拟的世界，但因作者在书中营造了一个生存武侠的江湖，读者才会产生阅读的真实感。

我写的小说，基本上属于通俗小说，但因我的小说大都以现代社会为背景，用不着虚拟一个社会，只虚构故事和情节，如果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了真实感，那么，这本小说应该算是成功的。

《廉署档案》是“档案小说系列”的第一部，第二部是《走私档案》，第三部是《内部档案》。三部“档案小说”全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三部小说各自独立成章，但主要人物及其命运却一脉相承。



刘平

作者刘平出生于1954年，当过五年兵；1982年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上海海关调查处长，海关总署监察局处长；现任湖州海关关长。

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创作了大量反腐畅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官场小说。他以远华走私大案为背景创作的“档案小说系列”——《廉署档案》、《走私档案》和《内部档案》，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成篇。

由于长期在海关部分任职，刘平熟悉形形色色的背景复杂的犯罪案件。他的创作取材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同时，刘平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正义感和高度自觉的党性原则与政治觉悟。

第 一 章

“快——”

香港最大的沙田跑马场，数千人一波又一波狂热痴醉地吼叫着。看着自己买的马号快接近终点时落在了后面，素以沉稳冷静著称的袁可按捺不住体内的冲动，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挥着拳头叫出了声。

他瞟了眼坐在旁边的顶头上司王成思和负责接待他们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官员费斌，发现他们的情绪比他还激动，早就站起来疯狂地喊加油了。五十多岁的王成思宽亮的脑门上冒出密密的汗珠；他眼睛发光，死死地盯着跑马场，领带结拉低，领扣敞开，不时地用一本杂志急促扇风解热。

袁可和王成思来跑马场主要是开眼界，并无赌意，他们的情绪完全是受场内气氛感染。费斌在香港已经七年，赌马已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喜欢那种让人忘却身外一切事物、刺激得如醉如痴般的感觉。尽管他只能小赌赌，输多赢少，但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跑马场；特别是当奔马接近终点时，他的兴奋和声嘶力竭的吼叫一点也不逊于那些职业赌徒。每次接待内地来的人员，跑马场是他必定安排去的项目，说没到过跑马场就等于没到过香港。不管和什么人在一起，只要

话题一涉及到赌马，他都会津津乐道神彩飞扬，像个专家似地大谈马经，不管你是否能听懂。

跑马场内正在为这一轮的头马和骑师披红挂彩，看台上的数千形形色色的人乱糟糟地议论，不少人已开始买下一轮的赌注。巨大的电子显示屏闪烁跳动，显示出不断增加的各种马号组合的金额。普遍看好的马号组合，赢面大，但赔差小，如果买准了冷门，买一赔百赔几百都有可能，而且整个投注的金额除了按比例收取的税费外，全部返还给赢家。因此赢面还是较大，刺激也很大。

赌马已成为香港社会生活的一道风景，渗透进了社会各阶层，因此早已进入规范管理，除了早期的赌马，几乎杜绝了作弊可能，还算是公平的赌博。

“妈的，今天运气不好。一张也没买中。”费斌自己嘟嘟地说，“这个飞天皇后前几次都有出色表现，怎么今天突然不行了！”

王成思和袁可根本不懂，完全是听他的。

“再玩一把什么样？”

袁可摇摇头，表示不想玩了；王成思犹豫片刻，手在上衣口袋里摸了摸，苦笑道：“囊中羞涩，本钱不够，还是你自己玩吧。”

“这一把我保你们能赢。”费斌劝道，“还是由接待费开支。”

“玩吗？”王成思问袁可。

“我兴趣不大，你玩吧。”

费斌知道这两位客人是大陆反贪要员，这次来香港负有特殊使命，但具体是什么使命，可能除了他的上级外，没人知

道。王成思和袁可到港虽然是费斌到机场去接的，但他们随后直接进了费斌顶头上司的办公室，关上门谈了约半小时；然后上司向费斌交待，要他今天陪好王成思和袁可，明天把他们送到香港赫赫有名的廉政公署办事，办完事再一刻不停，马上送他们回内地。从这时起，费斌在王成思和袁可面前就莫名其妙地有种心慌慌的感觉，既有敬而远之的心虚，又想巴结讨好。原因就是在香港这些年，他的屁股并不干净。

费斌接待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大大小小各种身份的政府官员。他知道最难接待的就是执法部门的人员，轻不行，重不行，左不行，右也不行，弄得不好里外都不是人。所以一有这种接待任务，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但这次他没有回避余地，上司点名由他接待并强调一定要接待好，也多少给他透了点内情，他们是来港执行特殊任务的。他知道这是上司对他的信任，但应该怎样接待，他心中实在没底。他悄悄地问上司可不可以陪他们去看赌马。上司回答说，总设计师邓小平表过态，九七年过后香港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这是香港特色，让他们开开眼界也好。上司还特别强调，花钱不要有顾虑，只要他们开心满意，他费斌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赌马是香港社会重要的生活内容，参与者几乎涵盖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中也占了极重分量。一到跑马日，除了有条件直接到跑马场的外，多数市民守着电视买马票。而谈起赌马，许多人都津津乐道兴趣盎然。

费斌在开车陪王成思和袁可去沙田跑马场的途中，想方设法找话闲聊。当然，他很识趣，没去打听他们来港的目的任务。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他知道什么事情犯忌。他整个话

题几乎只围绕一个字：赌。

轿车越接近沙田跑马场，他谈赌的兴致就越高。从他在世界各地赌场见到众多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到赌是华人的天性；从赌马，到六合彩及世界各地的各种赌法赌技；从赌马在香港人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到内地改革开放是否需要设立赌场，费斌谈得头头是道，无所不知，充分显示出他对赌的研究和知识。尽管两位身份特殊的听众对他的高谈阔论仅礼貌地表示在听，他本人已经完全忘乎所以地陶醉在自己对赌的侃侃而谈之中了。

费斌关于赌的高谈阔论，并没有引起王成思和袁可的多大兴趣。王成思是与香港毗邻的某省反贪局副局长，袁可是反贪局侦察处长。他们虽然对赌并不陌生，但对赌马，尽管他们经常从香港电视看见转播，局里订的香港报纸也有大版大版的介绍和马经，但赌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他们却没有一点感性认识。所以当费斌说带他们看赌马，他们欣然同意了。什么事情还是亲自感受，眼见为实。

所以对费斌，他们倒并不反感。喜好赌马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据他们了解，内地派往香港的人员几乎没有不到赌场一试身手的，到世界各国不管公务还是商业活动的人员，也有相当部分人必定光顾赌博场。他们对此一点也不大惊小怪，倒是费斌的过份巴结似的殷勤弄得他们感到几分不自在。

他们进入沙田跑马场时，第一轮跑马正在作最后冲刺。整个看台上吼声雷动，很少有人能坐在看台无动于衷。当结果出来后，有人捶胸跺脚后悔；有人沮丧地一言不发，怔怔地盯着空旷的跑马场；只有少数赌赢了的人兴高采烈。但不到一分钟，人们又开始骚动起来，有的商量怎样选买下一轮马

票，有的去后场观察马的状况。受这种气氛感染的王成思和袁可在费斌的鼓动和指导下买了一轮马票。不过，钱是费斌出的。费斌说这是正常的接待开支，对每批贵宾都一视同仁。

新华社香港分社名称是新闻单位，但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派驻香港的综合管理机构，每年用在接待上的开支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金额。

经过一轮莫名其妙的激动后，袁可很快就平息了自己的情绪。袁可自控能力很强，对自己有戒心的事，基本上能控制住不参与。而刚才那种失控般的激动，已使他对自己产生了警惕。

见费斌和王成思兴趣盎然地商量买哪匹马和怎样组合搭配，已经成为局外人的袁可觉得继续坐在看台上没什么意思，便离开看台，信步到处转了转；然后他来到大厅休息室要了杯可乐，点了支香烟。跑马场里的热烈、喧嚣再也不能引发他情绪的波动了。偶尔有上卫生间经过休息室的人，都会奇怪地瞟他一眼。在跑马开始之前，休息室里是座无虚席，而此刻，数百张座椅间就只有他孤零零一人，与场内的热闹形成极大的反差。人们到这里来并不是喝茶休闲的，而是来寻求机会和刺激的，因此他的神态总让人感到有些怪怪的，因为他的脸上并没有输光了钱袋的沮丧或伤悲，而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孤独的冷漠。

其实，袁可对自己的心态知道得十分清楚。他早就发现自己性格深处潜伏着很强烈的赌徒特色，当然，这并不是靠赌对金钱的追求，而是由赌产生的那种不拼光一切不罢休的刺激很容易使他走极端。所以，他早就暗中发誓今生今世决不沾赌，那怕是和机关同事或亲朋好友逢年过节娱乐，只要是跟

赌沾边的活动，他一概退出不玩，他要么回家看看书，要么就去健身房出身大汗。他担心自己沾上赌后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走上邪路。这几年他因办案到过几次澳门，其中一个对象是家有近十亿资产的集团公司总经理，该人在澳门赌场一次输三千万，最后走上贪污犯罪道路。当时，袁可是去澳门调查取证，同行的人员曾提议玩几把。体验一下生活本是无可厚非的，他为了不让同行的部下扫兴，虽然自己不玩，但同意部下玩玩，不过规定输赢限在一百港币内，自己则在赌场内饶有兴趣地闲转，对每一种赌法都进行研究。尽管内心也几次产生一试的念头，觉得只要上桌，肯定能赢，但都被自己坚强的意志强行压了下去。从那时起，袁可便对自己这种想赌的冲动产生了警惕，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赌徒性格。

袁可自认为的在自己身上潜伏的赌徒性格，实质上是一种好强心理，从小他就不服输，不甘落后，什么都想争个第一。但他又不是性格外向的人，因此这种好胜心理在通常情况下几乎全隐藏在内心深处，在暗地里拼命加油。在部队时，投篮、射击、刺杀，他是全连尖子。转入武警后，为了掌握擒拿格斗技术，他甚至违反纪律，每天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练举重打沙袋掌砖块，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部队提倡培养军地两用人材，他选修法律专业，熄灯后他会躲在被里，用手电照着读书，早上列队长跑，他边跑边嘴上嘀嘀咕咕背条文，在两年内拿下了大专，半年后升为本科。转业到检察院不久，他就成为精通法律精于办案的专家，目前他正在读研究生。

省检察院组建反贪局时，抽调的几乎全是检察系统的精英。当时袁可已经是某县基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在全省检察系统以办案高效准确、敢于碰硬公正无私著称。他主持反

贪局侦察处以来，为反贪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反贪局长手中的一张王牌。在一次全省反贪工作会议上，反贪局长郑路稼不无自豪地说，袁可领导的侦察处为反贪局打出了威风，打出党反腐的决心，打出了反贪局在全省甚至全国检察系统的地位。许多人认为他是反贪局长的候选人；有人还说，如果他那容易引人妒忌的清高能改改，再走走上层领导的路子，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不过，他心里清楚，在办理几起大案的过程中，他已经得罪了不少有权有势的人；尽管那几起案子在局长郑路稼的指导下，他顾全大局适可而止，郑路稼对此十分满意，但那些私下给他打招呼被他顶回去的人肯定会耿耿于怀的。

袁可在反贪局工作感到最为满意和心情舒畅的是有个具有政治家远见卓识，知人善任的好领导郑路稼。他感到郑路稼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部下即放得开又收得拢，有张有弛，有节有理，能使他的才干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又在重要问题上把握大局，防止他们办案人员容易产生的头脑发热而不考虑效果的毛病。

有才干有事业心的人，人生最幸运的就是碰到好领导。

局长郑路稼是法律科班出身的高材生，四十刚出头，只比袁可大五岁。如果说袁可是业务专家，郑路稼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反贪局下属各主要处室的领导，全是郑路稼精心物色选调的精英，主要骨干年龄几乎全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因此，反贪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都很高，上级从反贪局成立那天起对该局的评价也很高。

袁可对郑路稼既敬佩又保持着一定距离。郑路稼看问题站得高，有时却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处理问题有条不紊，既果断坚毅又分寸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但时不时会流露出一